瘋愛天野喜孝

葉曉文

心中有不少甚爲欣賞的插畫師，如香港的智海、小克，台灣的幾米，德國的科運特·布赫茲（Quint Buchholz），意大利的碧翠斯·阿利曼雅（Beatrice Alemagna）等……他們畫風別具一格，奮發的故事亦引人入勝；但，說到能眞正攫取我芳心，讓我瘋狂迷上的插畫師好像就只有一位——日本的天野喜孝。

天野喜孝出身於日本靜岡市，是著名的插畫家、設計師。涉獵的範疇相當廣泛：動畫人物設計、電玩遊戲概念設計、書籍封面設計、舞蹈、戲劇、電影場景設計、服裝設計等。

成名活躍於動畫界及電玩遊戲界。以十五歲之幼齡加入龍之子動畫公司，已爲著名動畫《昆蟲物語みなしごハッチ》（港譯《小蜜蜂尋親記》）及《科學忍者隊ガッチャマン》（港譯《神勇飛鷹俠》）作人物設定。其後離開龍之子獨立發展，八十年代後期加入電視遊戲開發公司SQUARE，爲經典RPG角色扮演遊戲《太空戰士Final Fantasy》系列，創作無數膾炙人口的角色，奠定在電玩設計界殿堂級地位。

畫風方面，天野喜孝主力以水彩、水墨作繪畫媒介，畫風相當獨特。線條纖幼、筆觸隨意感性，畫面細緻之餘，構圖大膽奔放；又因爲《Final Fantasy》遊戲系列以科幻爲主調，因此氣氛玄妙奇幻，極富幻想性。筆下角色妖艷，當你站在遠處觀看巨大的畫面，往往覺得畫中人物活存於異世界，一面靜靜呼吸着彼方的空氣，一面以冷酷目光凝視自己哩。至於說到如何「瘋愛」？除了滿書架天野喜孝畫集外，當然，也曾有過一次瘋狂舉動。記得數年前，九龍塘又一城商場舉辦過天野喜孝畫展，展出大大小小三十多張作品；開幕時有一業界聚會，只准記者及受邀請的業內人士進場。當時我跟朋友在網上得悉消息，爲一睹大師風采，馬上以飛奔姿態到達會場。不是記者的我們，在接待處放下兩張不相干的卡片，然後動之以情，告訴接待處小姐，自己既是插畫師同時是天野喜孝粉絲的事實。之後——竟然得逞了，我們可以入內！在滿滿的人海和鎂光燈的閃耀下，蓄鬍子的、高大粗獷的天野喜孝在護送下進場並上台揭幕。致辭後他轉到台下，正要坐下休息。我緩緩走近他了，從背包靜靜取出一本畫集和一枝筆……猶豫着。我那進取的朋友竟然一手搶去便要求簽名：書拿回來，竟然還附上親筆畫呢！

受寵若驚的我馬上向友善的天野喜孝道謝，最後我們還握手了！要知道，天野喜孝在日本國內形象一向嚴肅，是日本人心目中國寶級的大人物，握手簽名，也要排隊數小時。竟然有幸沾上「靈氣」，那晚，作爲小粉絲的我，果眞不願意洗手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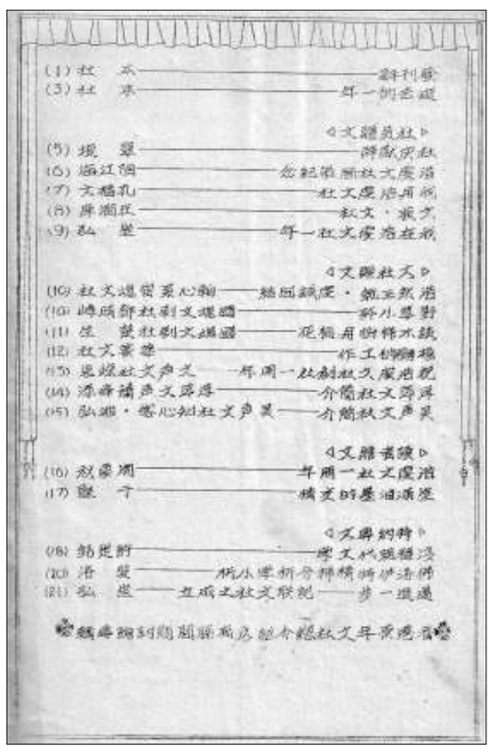
「油印」書

許定銘

四五十年前，「油印」是香港最普通的廉價印刷術，不單用來印刷「小兒科」的青年期刊，甚至有用來印書的，尤以印詩集較多，因爲字數少，抄起來沒那麼辛苦。記憶中，王辛笛、卞之琳和梁文星的詩集，都出過「油印」本。新近的一次舊書拍賣會中，有一冊「油印」本的《綠原詩叢》（文聲文社、華萃文社合編，一九六七），是黃俊東的舊藏，索價三百大元，可惜流拍。

此書乃吾友吳萱人抄寫的，我應該有，但要找出來再翻一遍時，卻是芳蹤杳然。這些「油印」本最多印三幾十冊，流通量低，卻是當時年輕人熱愛新詩的物證。吳萱人是我輩中抄「油印」本的高手。這種印刷術不在於書法漂亮與否，重要的是一筆一劃都要是整齊的宋體，印出來才清晰可讀。萱人可能跟「師傅」學過，而且很有耐力，故此逢要抄「油印」，大家都推他出手。尋《綠原詩叢》不果，卻翻出來一冊《浩虔文社創社周年特刊》，此書爲三十二開本，出版於一九六五年，凡五十頁，約二萬字。想想要在蠟板及蠟紙上工工整整的爬二萬字，令人咋舌！

今次的圖不用封面，用目錄頁，就是要讓大家看看他「筆耕」的功夫。在此居然發現了許定銘的《淺釋現代文學》，我完全忘記了自己寫過這篇東西，人的記憶眞不可靠！



有趣的書信集

馬海甸

坊間出版的外國作家全集除莎士比亞、雪萊、普希金等人之外，大多數都徒有其名，因爲全集不全。譬如河北教育出版社十二卷本的《屠格涅夫全集》，還不到蘇聯科學院三十卷本的一半。

這是因爲後者有十三卷是書信，而中譯僅得一卷。去年出版的《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》情況略同，中譯陀氏全集二十二卷，是迄今爲止最大型的外國作家文集之一，但距蘇聯科學院三十卷本仍有一段距離。原因大概也出在書信部分是選譯（陀氏的《作家日記》共三卷，中譯僅得二卷，也是原因之一）。一般讀者對作家的往來函件不會很感興趣，編輯時對書信部分加以篩選，情有可原而不盡合理，仍冠以全集之名就有蒙人之嫌了。其實，閱讀書信對認識作家很重要，大作家的書信一般來說也並不枯燥（這裡又得提一提詩人茨維塔耶娃，她的書信集不但不枯燥，相反有趣極了，但要把這些跳躍得厲害、帶點神經質的自我表述譯得恰如其分，實在是大難事，其難度一點不在譯她的詩之下）。

我買書，作家的作品固然要買，買書信集往往也大破慳囊。我喜歡聽柴可夫斯基的作品，他的重要作品的錄音固然收羅殆盡，有的還有數種不同版本，我還買了他的日記、文選以及與梅剋夫人的三卷本通信集。要理解柴可夫斯基，應該通讀這三卷通信集。通信集舊有出版界前輩陳原的節譯本，名爲《我的音樂生活》，此書係從英文轉譯，不到三百頁，還不到原書的四分之一，對全面認識這位極大影響了中國音樂愛好者的重要作曲家，顯然不足夠。作曲家寫信是爲了一抒胸臆，不大講究文字，但這樣反而更暢所欲言，更能袒露款曲，一如他感人肺腑的弦樂奏鳴曲。我不知道別的讀者感受如何，在我，作曲家的書信集同樣值得一讀再讀，甚至進而全文迻譯，俾與同好分享。

從我的藏書看來，英美出版商解決問題的折衷之法是化整爲零。美國早在一九六一年前便已出版了一卷集的屠格涅夫書信集，該書自稱係從俄語、法語和德語直接譯出（屠格涅夫能用這三種語言寫信），這當然比現有的屠氏中譯書信集技高一籌，因爲中譯者只能從作家文集的俄文文本中迻譯。踏入八十年代，英美有出版社又出版了二卷集的書信選和《屠格涅夫與福樓拜通信集》。兩位作家的風格有點相似，都是筆致細膩，不乏詩意，長篇小說篇幅都不長，更難得的是惺惺相惜，絕不因同爲賣文而相輕。讀這部通信錄，對我們時下浮躁而急功近利的文壇，實在不失爲一帖清涼劑。有評論家根據作家巴納耶娃回憶錄的一面之詞，論定屠格涅夫的爲人很有點問題，我對此說深表懷疑，但苦於從時人的回憶錄中找不到反駁的材料，只能憑個人的直覺，認定人如其文，創作了《貴族之家》和《前夜》這兩部詩意盎然的作家，不可能在人格上存在大問題，這就是我孜孜求讀屠氏書信的原因。限於年齡和經濟條件，買到並盡讀三十卷集已不大可能，因此，也就只好滿足於這種零敲碎打的研究方式。能爲心愛的作家辨誣，即便一無所成，我也認了。

作家納博科夫與批評家愛德蒙·威爾遜的通信集衡文論藝，英俄夾雜，勝義迭出；雖然兩位朋友後來以反目告終，但集子中的機智精微之處仍時時令人爲之莞爾。納氏的小說十之八九已譯成中文，此書呢？

走進羅新璋書房

鄭延國

終於進到了羅新璋的書房，時在二〇一一年初夏，地在北京西壩河北里中國社會科學院宿舍。書房兩間，每間書房都有排牆的玻璃書櫃，書桌旁又有小書櫃。羅兄佔南書房，旁有兩隻三格齊腰小書櫃，裝的全是中外文字典。台灣翻譯家黃文範說，搞翻譯至少要備一百本字典，想必羅兄信之。靠裡一櫃，是外文字典，主要是《法漢大詞典》之類的工具書，靠外一櫃，幾乎全爲台灣編《中文大詞典》四十冊所佔。羅兄的藏書雖然堆積如山，卻沒有什麼宋版元槧，全是與學習、工作、興趣有關的實用書。他不抽煙、不喝茶，就喜歡跑書店。如今即使年逾古稀，依然樂此不疲。羅兄對於中文書，幾乎不買全集。但中華版《蘇軾文集》六冊、《蘇軾詩集》八冊倒是很齊全，因羅兄的夫人，也是翻譯家的高慧勤生前特尊仰東坡學士，故將蘇眉山的詩文集添置得「一紙不漏」。

羅兄帶我看高老師的書房，裡面藏有最具價值的一套書——《森鷗外全集》，日本岩波書店出版，全三十八卷。森鷗外是日本浪漫派文學先驅，曾赴德學醫，一八九〇年返日，將自己旅德經歷寫成《舞姬》等三部曲，一舉成名。高老師翻譯《舞姬》時，發現原作有一個錯字。日本學人知道後，不無欽佩地評論道：這個筆誤，日本學界百年來一直沒有發現，卻讓一個中國人指了出來，了不起！日本一藏書家藏有此全帙，覺得對高老師或許更有用處，遂分四箱寄贈過來。羅兄說，如今高老師走了，自己用不上，只求能找到好歸宿，願無償出讓。

羅兄指着書櫃說「想要什麼書隨意拿好了」，但我卻不敢造次。他也許猜到了我的心思，便從書架上取下兩本厚厚的《詩書畫》送到我手中，說：「這是剛出的兩本雜誌書，裡面有不少書法精品，如黃賓虹傅雷之間的函牘往來等。」爲看字，兄將刊物中所刊書法作品，特別是黃賓虹、傅雷的作品指讀一過。兄對傅雷的書法似有一種特殊的感情。他認爲傅雷早期的字比較張揚，字體長長的，五十年代中期以後，因爲受到壓抑，變得十分低調，竟至連所寫的字也變成扁扁的，可見書法與心情有着密切的關聯。

說話間，羅兄從廚房沏來一杯檸檬茶。我喝了兩口後，問道：你年輕時曾花很長一段時間將傅雷譯文抄錄在法文原版書上，可否將這些實跡供我一觀。羅兄立馬從小書櫃中搬出兩函書來，我數了一數，一共有十九冊，每冊書都用淺黃色的包書紙包着封面。羅兄說，內中缺一冊《於絮爾·彌羅埃》，送給上海南匯文化館傅雷展室去了。

我翻開發黃的書頁，只見一行行細小的鋼筆字抄在法文的行距之間。其時羅兄剛從北大畢業，陰錯陽差，分配到國際書店工作。白天和一迭迭的訂書單爲伍，唯有下班之後，方能就着高懸的電燈，將傳譯一字一句地抄在自購的法文原著上。羅兄說，自己法譯中的一點小本領，就是用這種笨辦法學來的。羅兄苦讀苦抄之日，正是大陸三年困難之時，興許他就是靠專心抄讀來打發飢腸轆轆的。可以想像：他一邊默默地細讀着優雅的法文，一邊津津有味地欣賞着傅神的譯文，又一邊手不停揮地急速抄寫出一個個的蠅頭小字。其情其景，恰似一頭負重的駱駝，在漫漫的譯途上，辛勤而堅忍地跋涉着。誰又曾料到，就在這一吟一抄的運作流程中，一位精熟傳譯筆法、前景看好的翻譯家正呼之欲出呢！

我將這十九冊法文原版著作隨意翻閱着，驀地在一本書的扉頁上看到幾行鋼筆題辭：

成功的花，
人們只驚慕她現時的明艷！
然而當初她的芽兒，
浸透了奮鬥的淚泉，
灑遍了犧牲的血雨。

60.4.30

這是冰心《繁星》裡的小詩。羅兄將其抄錄於此，可以看出他剛毅的決心：「奮鬥的淚泉」、「犧牲的血雨」必定會開出「明艷」的「成功的花」。果然，二十五年後的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四日，他又將是詩在同一扉頁上重寫了一遍。其時，羅兄已經譯有《巴黎公社公告選》、編有《翻譯論集》、撰有《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》行世，成功之花已經在望。

羅兄於九十年代末從勁松搬到西壩河後，才和高老師眞正擁有了自己的書房。二〇〇八年初，高老師駕鶴西去，羅兄便獨自一人在兩間書房中穿行。他在書房裡操觚弄翰，伏案耕耘，青燈黃卷，賡續不斷，譯出了《不朽作家福樓拜》，修訂了《特利斯當與伊瑟》、《列那狐的故事》、《紅與黑》等譯著。他所編纂的《翻譯論集》修訂本以及《古文大略》也是在書房中增刪竣稿的。我發現羅兄書櫃的玻璃門頁上貼有「古文大略」四個行書大字，筆法遒健，儒雅端秀。羅兄告訴我，他少時曾臨趙孟頫，中年以後改寫文徵明。眼前的四個大字當是衡山老人的集字了。

時間過得眞快，一眨眼功夫便到了中午時分，先生邀我和隨訪的山荊外出就餐，並順手遞給我一個印有人民文學出版社字樣的紙袋，我接過來，將先生贈送的兩大本《詩書畫》裝進袋內，隨後又拿出相機在書房中拍了幾張照片，這才依依不捨地離開。

江南雪景（網絡圖片）

古代女外交官馮嫽

陸茂清

以稀爲貴的原因吧，即使時下，公衆對女性外交官特別關注，甚至感到稀奇，其實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，就已出現了第一位女外交官——馮嫽。

漢武帝時，爲集中力量打擊匈奴侵擾，對西域的烏孫國採取和親政策，以宗室女解憂爲公主，嫁給烏孫王軍須靡，公主隨帶了侍女馮嫽同去烏孫。

馮嫽生性聰慧，知書達理，與公主相互慰勉，立志安居烏孫，不負使命。她常馳馬牧場，出入氈帳，只幾年時間，便已通曉了西域的語言文字及風俗習慣。

不久馮嫽遵朝廷之命，以使節身份代表公主訪問鄰近各國。向各國國王贈送禮品，宣揚漢朝教化。各國君臣見漢朝以女子爲使，大方謙恭，善於辭令，與人交談時連翻譯都不用，驚奇之餘，嘖嘖誇讚，尊稱她爲馮夫人。對此《漢書·西域傳》有載：「初，楚公主侍者馮嫽能史書，習事，嘗持漢節爲公主使。行嘗賜於城郭諸國，敬信之，號曰馮夫人。」

烏孫右大將愛馮嫽多才多藝，聰慧漂亮，求爲妻室。馮嫽從兩國友好大局出發，欣然同意，自此，漢朝與烏孫友情日增。到了漢宣帝執政之際，烏孫發生內亂。朝廷原本想讓外甥元貴靡繼承王位，不料北山大將烏就屠殺死國王，自立爲王。宣帝得報後，急令破羌將軍辛武賢率一萬五千兵馬進駐敦煌，準備討伐烏就屠。西域都護鄭吉慮及漢軍道遠兵疲，勝負難料，建議朝廷派使與烏就屠談判，勸其讓位。他知馮嫽善辦外交，推薦由她當此重任。

值此危難之時，馮嫽欣然受任，她與烏就屠本就熟識，開門見山說：「將軍奪了王位，似是可喜，然喜中不可無憂。如今漢朝大軍已至敦煌，將軍區區兵力，豈不是以羊群搏猛虎？」

烏就屠聽了甚爲惶恐，沉吟不語。馮嫽曉之以理：「漢與烏孫親如一家，若兩國開仗，百姓遭殃，將軍也必身敗名裂，望三思而行。」烏就屠自知遠不是漢軍對手，終於讓步說：「願聽夫人勸告，讓位於元貴靡，但求漢朝給個封號。」馮嫽爽快答應，又悉心勸慰了一番。

宣帝得悉馮嫽出使告成，十分高興，他對馮嫽也只聞其名未見其人，詔令回國。馮嫽回到闊別四十年的故都長安時，宣帝令文武百僚在城郊迎接。京畿百姓聞訊，不期而集，爭睹女使者的風采，人山人海，道路堵塞。當日，宣帝在宮中召見，馮嫽奏告了勸導烏就屠經過，建議給予封號以安其心。宣帝盛讚其遠見卓識，欣然採納，並封她爲正使，竺次、甘延壽爲副使，再次出使烏孫。

馮嫽駟馬錦車，手持漢節，召烏就屠至赤谷城中，宣讀詔書，封元貴靡爲大昆彌（王號），烏就屠爲小昆彌。靠着她奔走斡旋，終於化干戈爲玉帛，消除了漢與烏孫的一場殺伐！

又過了兩年，元貴靡病故，其子星靡即位。時解憂公主年近七十，奏請朝廷准允後，帶着馮嫽一同返回故國。哪知星靡生性懦弱，治國無方，局勢又起動盪。馮嫽身在長安，心掛烏孫，上書宣帝請求再爲漢使。宣帝准奏，選派騎兵一隊護送馮嫽第三次出使烏孫。

馮嫽以她的威望與才幹，游說烏孫各方消釋嫌隙，精誠團結，幫助星靡治國安民，烏孫得以國泰民安，漢與烏孫的友好關係也因此得以繼續。

臘肉飄香

繆士毅

朔風陣陣，走南闖北時，不時發現人們又在忙於晾曬臘肉，飄逸出縷縷臘肉的香味，惹人一品爲快。

臘肉，是將經過醃製的鹹肉，在烘房中經火烘或煙熏而成的肉製品，其歷史悠久。

《易經》載：「烯於陽而煬於火，曰臘肉。」說明我國在二千餘年前已有臘肉。臘肉在我國南北均有出產，南方以醃臘豬肉較多，北方以醃牛肉爲主。臘肉種類紛呈，同一品種，又因產地、加工方法等的不同而各具特色。以原料分，有豬肉、羊肉及其臟器和雞、鴨、魚等之分；以產地而論，有廣東、湖南、雲南、四川等之別；因所選原料部位等的不同，又有許多品種。著名的品種有廣式臘肉、湖南臘肉和四川臘肉。廣式臘肉以臘腩條最聞名，是以豬的肋條肉爲原料經醃製、烘烤而成。具有選料嚴格、製作精細、色澤金黃、條形整齊、芬芳醇厚、甘香爽口等特點；湖南臘肉，亦稱三湘臘肉，是選用皮薄、肉嫩、體重適宜的寧香豬爲原料，經切條、配製輔料、醃漬、洗鹽、晾乾和熏製六道工序加工而成，其特點是皮色紅黃、脂肪似臘、肌肉棕紅、鹹淡適口、燻香濃郁、食之不膩；四川臘肉，是將肉切成五厘米寬的條狀，再經醃漬、洗晾、烘製而成，成品具有色紅似火、香氣濃郁、味道鮮美、營養豐富等特點。

此外，河南的蝴蝶臘豬頭，湖北的臘豬頭、臘雞、臘魚、臘鴨，廣西的臘豬肝，陝西的臘羊肉、臘驢肉，山西長治的臘驢肉，甘肅的臘牛肉等，亦聞名遐邇。

臘肉，食用方法五花八門，既可單獨入饌，也可與其他葷素原料配合烹製。常用的烹製方法有炒、燒、蒸、煮、燉、煨等，可以製成冷盤、熱炒、大菜等菜式，剁碎也可用作餡料，如冬筍炒臘肉，臘肉燒白菜等，皆爲百啖不厭的家常美味。

以臘肉爲主料的菜餚，在地方名菜中也佔有一定的席位，如湖南臘味合蒸、天椒炒臘雞肫、湖北洪山菜苔炒臘肉、江西藜蒿炒臘肉、陝西老童家臘羊肉等，風味各異，誘人饞涎。

選購臘肉時，以色澤鮮明、肌肉暗紅、脂肪透明呈乳白色、肉質結實、乾燥，有臘肉的固有香味者爲佳。

實誠話與漂亮話

曹木靜

在十二月四日晚舉行的二〇一一年度內地法治人物頒獎盛典上，出現了十分尷尬的一幕，當主持人問兩位獲獎農民工代表時，「你們一共十九人，爲何今天只來了你們兩個？」這個問題本是一個十分開放的，對於大多數獲獎選手來說，可以說得含糊其辭一些，比如，他們派我們兩個代表來領獎，眞正的英雄是他們等等，其實主持人也是想獲得這樣的回答，但實誠的農民工，在聚光燈下，不知怎麼的，非常直接地回答道：這不是你們這裡決定的嘛。此語一出，鏡頭轉向了觀衆席，現場一片笑聲，這笑聲包含了兩層意思：一爲農民工的幽默，二爲農民工的坦率而驚訝。

如今從央視到地方台，冠以各種名頭的頒獎盛典數不勝數，可謂群星璀璨，光彩照人，唯美的舞台，亮麗的嘉賓，負有盛名的獲獎選手，將每一場頒獎盛典點綴地令人眩目而又眼暈，更爲重要的是，主持人提問階段，問和答配合得總是那麼滴水不露，天衣無縫，作爲電視劇前的觀衆而言，從中總是能感受到獲獎選手的睿智與風趣。但較之那種似乎是導演好的問答，這兩位農民工的回答，確實有耳目爲之一新的感覺。

頒獎並非不可，但有些獎眞的非頒不可嗎？還是有些機構純粹爲了吸引眼球，增加噱頭呢？我們無從得知，動輒數萬人，少則數千人，場面宏大，明星雲集，綜觀大多數頒獎盛典，獲獎人要麼是政界要員，要麼是商界精英，普通百姓則少之又少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，做好事得到認可甚至獎勵，那是一件十分令人鼓舞的事，畢竟這有利於整個社會風尚及道德前進的步伐，但有些獎項其實無任何實質意義，爲了頒獎而頒獎，大多出於商業操作目的。對於大多數明星獲獎嘉賓來說，獲獎是家常便飯，對其自身來說，只是多一個光環而已，但對於普通大衆來說，獲獎意味着他們命運的改變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明星獲獎是錦上添花，而普通大衆獲獎眞可謂是雪中送炭，孰重孰輕，一目瞭然。

所以，如果這個獎眞的非頒不可的話，筆者建議多多將目光聚焦到普通人身上，他們的喜怒哀樂，他們的悲歡離合才是這個社會的主流，多多挖掘平凡世界的光彩人生，多多關注勞苦大衆的命運，這樣的獎頒起來才眞正具有代表性和現實意義。

兩位農民工大哥的話，很實在，卻也很令人痛心，獲不獲獎，不是他們所能決定的，誰來領獎也是他們所無法控制的，他們就像在田間地頭玩耍的兩隻貓，被人稀裡糊塗地就抓着來了，至於爲什麼讓他們來說，不讓別人來，他們一概不知，所以只能實話實說了。

謊言有千萬種說法，但眞話只有一句。難怪一到大型頒獎，就會鋪天蓋地出現內定指定的傳言，但在這個舞台上卻確實印證了這樣的並非傳言的傳言，發人深思，評獎的目的大多出發點是好的，就是爲了鼓勵先進，弘揚正氣，爲全社會樹立一種榜樣，但如果偏離了這個主旨或方向，這樣的獎頒與不頒其實都已經沒有意義了。

漂亮話與實誠話中間到底隔着什麼？應該是良知、道義、良心、責任、文明，應該是站在這個社會大多數利益立場之上，反映民意訴求的眞話。